



都市心情

摇一摇,摇到沙头角

文/李元岁

闲来无事,那日,玩手机摁了“摇一摇”。摇了没几下,就摇到了沙头角。沙头角是一个微信昵称,显示的地区为深圳,相距2985公里,头像是个漂亮的MM。于是,我就发“你好”过去,跟她打了招呼。她立马回复“您好”。我心跳了好一阵,心存戒备,不敢再言语了,因为我知道网络是个虚幻的世界,电视上经常上演与美女聊微信,聊出骗局或引来杀身之祸的大有人在。我不言语了,对方也没再理我。玩微信嘛,也就是玩玩,不必当真。

两天之后的夜里,我的手机微信铃声响了起来。打开一看,是沙头角。您好,草原风光。草原风光是我的昵称。你好,沙头角。我也立马回了过去。您来过我们深圳吗?她回了过来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心存戒备,深圳本来我是去过的,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还在国贸旋转餐厅用过餐,俯瞰了深圳全景。可我还是回了没有去过,并问她深圳有什么旅游景点,好玩的地方。她很快就又回了过来,有中英街,锦绣中华,大小梅沙,沙头角,东部华侨城,明思克航母世界等等。我也问她来过我们内蒙古没有。她说没有,问我内蒙古有什么旅游景点。我告诉她说,我们内蒙古光大草原就有呼伦贝尔,锡林郭勒,鄂尔多斯等十几个,还有库布齐沙漠,成吉思汗陵,昭君墓等等。我又写下了“请到我们草原来,草原人民欢迎你!”她又发过来一个笑脸和一个汗颜的表情后,又问我内蒙古有什么特产。我告诉她,我们内蒙古有手把肉,牛肉干,奶茶,奶酪,奶皮子,炒米,果条,马奶酒,还有蘑菇帽,蒙古袍,蒙古刀……她又发过来一个流口水的表情。那一夜,我们聊了很久,直聊得我手都有些发麻了。后来我说,我刚学会微信聊天,打字速度慢,要么告诉我QQ号,咱们在电脑上聊好吗?她很快就把自己的QQ号发了过来。我把我的QQ号也给她发了过去。

第二天,我打开电脑,QQ头像在闪动。点击开来,是沙头角在邀请我加入好友。我立马就点击了“同意”。她给我发过来了卓依婷演唱的《春天的故事》: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,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……我一边听着动听的音乐,一边把腾格尔的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《天堂》《蒙古人》发了过去。

第三天,我又打开电脑,沙头角不在线。后来一连几天打开电脑她都不在线,这未免令我有些失望。我给她留言:怎么不上线,不理我了?并发了一个哭脸的表情。

又一次打开电脑大概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。QQ头像在闪动,打开来看,是沙头角的留言:对不起,母亲病了,回老家走了几天。她在线,点击打开,我在对话框里写道:祝母亲早日康复!她回说:无大碍,谢谢。这晚,我们又聊了好久。最后,我问她讨要了她们的老家是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的详细地址;同时也把我老家的详细地址给她发了过去。

下线后,我就用Google将她的老家村名输入进去,再点击地图、搜索,真的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她的村庄。

第二天打开电脑,我就把收藏下的她老家的卫星图片给她发了过去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她也很快就将我老家的卫星图片也给我发了过来。

后来,我们就无话不谈了。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北京工作,还未婚嫁。我也告诉她我的一个侄子也在北京工作,也未婚娶。于是,她就将她女儿的手机号给我发了过来。我也把侄子的手机号发了过去。用心不言而喻。又一日,正与她聊得来劲,老婆从背后猛击一掌:哪个狐狸精又勾引你哩?老婆没上过学,不识字,看不懂聊天内容,就经常警告我。我说:是深圳的一个网友……放心好了,难道我还会坐飞机跑去深圳找她的不成?老婆说:你不跑去找她,说不准她会跑来找你哩!

哈哈,我笑而无语。

往事情怀

我的小学同学

文/张晓红

这次回老家呼和浩特,一帮小学同学连着聚了几次。回来谈及几次聚会,人们大多都会诧异:啊!小学同学?还都有联系?

我的小学同学大多都是六四,六五年生人,一九七九年小学毕业。算起来分开都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分开后各自经历了少年,青年,中年,现在都是要步入老年的人了。相隔已久,突然见面真的还能有那么多共同话聊吗?

其实,和住进楼房的八0后,九0后不同。我们的小学期,大家多半都住在附近。要么是相邻的院子要么是周围的各个街巷。大家是同学也是玩伴。那时候小学生放学比较早,放学后也没有太多的作业,更没有电视手机看。我们不仅课堂上在一起,放学玩耍也常常在一起。女生跳皮筋,踢毽子,丢沙包,跳房子,抓羊拐……男生弹弹珠,扇纸盒,摔跤顶拐……不花什么钱,却都玩得不亦乐乎。非得是在家长一次次召唤中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不过那时候的男生和女生一般是不在一起玩的。男女生中间好像总是隔着点什么,就像课桌中间画的三八线,似乎永远都不能跨越……

现在分开四十余年,重新聚在一起,共同的回忆和话题,竟像打开的闸门喷涌而出。原来大家还都心系彼此,谈及那时的一件件趣事,个个都津津乐道。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单单是小学同学这层关系吧,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,那就是“发小”!

清泉街,玉石巷,巧齐召,西五十家街,三里营,警备区,糕点厂,碱滩……脑海中一个个熟悉却又有些模糊的街巷,都有我们结伴玩耍的身影。有过我们的欢笑。当然也应该有过苦痛。只是童年的记忆很怪,似乎自然会过滤掉苦恼的那些事,甚或那时的难事苦事如今说起来都只是笑谈。童年时再多的苦难,似乎都是留给家长去感受的。我们的回忆里却只有那份童真。依稀中的那些同学情,邻里情以及父辈们的交集。都像老照片和黑白电影那样,保留在了记忆的深处。又像一瓶封存多年的老酒,品尝起来还是那么的醇厚甘甜。

老同学聚会,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那份真情和质朴!真的是特别想念也愿意相见。太久不见了,聚聚!话没聊透,接着聚!离别送你还得聚!以至于老爸老妈都抱怨说,回来这些日子都没好好在家里待两天。

大家见面后,最朴实最真诚的话,也莫过于淡淡的那句:回来的话,打个招呼咱们坐一坐。有的说,外地吃不上呼和的烧卖,回来就联系一起去尝尝。还有的说,去外地想咱们呼市的过油肉吗,想了回来就带你去吃……甚至,还是几个老同学临时动意,驱车去了趟和林。只为了看看近郊的变化,尝尝那里纯天然无污染的水库鱼……

亲爱的老同学们,此刻,我又想你们了……

